

俄罗斯的哲学

A.洛谢夫 著 金亚娜 译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中图分类号: B511.2

文献标识码: A

俄译版编者序

亘古至今无论在启蒙和野蛮的时代,还是在战争和远征的漫长岁月有休战的短暂瞬间,人类始终怀着对永恒的世界和平的梦魇以求理想。这个理想犹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数千年来的纷争和战乱都未能使其“泯灭”。

今天,世界希图把这一理想变为现实。但是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迷惑。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艰难的途程,不过在自己的意识中接近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并无希腊人和犹太教徒之分”,首要的和基本的是重如生命的全人类的价值,它对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同样重要。我们尚难以摆脱自己的自私追求,难以丢弃虽能满足自尊心、但却是妄诞的对垄断真理的企念。

由于我们刚刚起步,借鉴那些文化和以往精神生活的传统经验尤其重要,它们已经提出了这些人类存在的“可恶的”永恒问题,“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又做出了伟大的发现”。

我国文化的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遗产即是如此。用西德研究人员 M.哈格麦伊斯提尔的说法,它是西方读者实际上无法领会的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宝库”,这只能令人感到遗憾。须知,正是俄罗斯的哲学摒弃了远离现实的抽象公式和体系,集中探索了人的道德存在、他对上帝的态度、他在这个尘世的历史使命等问题。这种俄罗斯哲学把希腊罗马“童年”赋予人类的关于真、善、美不可分割的思想与信仰、希望和爱这三合一的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俄罗斯哲学在我们今天的探索中是那么不可或缺。

在我国哲学和历史科学中,长期以来,寻求俄罗斯的唯心主义遗产殊为艰难,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范畴划分原则的教条主义习惯的反映。这种把哲学划分为柏拉图和伊壁鸠鲁两个“营垒”的做法确实决定了哲学发展的进程。然而不应忘记,“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B.И.列宁)。

下面刊登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洛谢夫的文章将把读者引入这个远不为人们所知的、异常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思想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为读者提供了不仅听到一位哲学史家、而且听到一位独立的俄罗斯思想家的声音的真正唯一可能性,他珍藏并发展了祖国哲学思想的遗产。

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 A.Φ.洛谢夫是一位最年长的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今年我国文化界将纪念他诞辰 95 周年。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他的精神力量使他捍

卫了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30年代的凶残也未放过他），并把这些知识传给我们。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尊敬和效法。

这篇文章于1919年用德文写就，是为了在德国刊载。但在战争年代的混乱之中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洛谢夫本人也认为它完全丢失了。¹

I

认识是否只在思维的轨道内进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似乎并没有为类似的怀疑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却愈益积累了运用和考虑认识 and 思维的非逻辑和前逻辑层面的依据。自然，许多人感到这种方法无法接受，并且，依照他们的看法，其后隐匿着对哲学的天真、神话的理解。不过，这也实属无奈，我们在这里正应成为神话学家，因为几乎全部俄罗斯哲学都显现出前逻辑、前体系，或最好说超逻辑、超体系的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图景。

在德国，不仅哲学流派的首领，而且二流思想家都能创造出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反映人精神的所有基本问题的完善体系，俄国的情况却迥然不同。19世纪，俄国出现了整整一代极为深刻的思想家。就天资而论，他们完全可以厕身于欧洲哲学巨擘之间，然而，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在身后留下以自己的逻辑构筑的涵括生活及其意义全部问题的完整封闭的哲学体系。因此，那些特别看重哲学体系、逻辑的完善和辩证法的明晰性——即科学性——的人们，完全可能不假思索地把俄罗斯哲学置于不顾。诚然，近一时期以来，几位俄国大学教授撰写了一些新著（基本上采用的是德国的体系），它们阐述的多半是认识和逻辑的理论问题。但其他俄罗斯哲学著述都是浸透着直觉的创作，甚至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创作，其中没有时间概念，一般说来，根本无意于进行思想的逻辑锤炼。

俄国对哲学的兴趣最初产生于18世纪，当时俄罗斯人的智慧由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同时产生的关于开明专制制度的思想而发生了萌动。但是，这一哲学的鲜明社会政论化色彩使它不能成为四平八稳和毫无偏颇的体系。19世纪初期和它的前30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俄国取代了法国的启蒙哲学。然而，由于它的俄罗斯追随者的异常狂热以及政治方面的压制，它在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哲学流派时并未能获得最终的逻辑形式和体系。40、50和60年代，斯拉夫派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反对派而崛起了。他们曾在许多方面学习过德国唯心主义流派。但即使是自觉地用东正教神秘主义认识武装自己的斯拉夫派，还是未能使自己的思想形成一定的体系。除这一流派以外，在俄国颇有影响的是所谓的“西方派”。他们与斯拉夫派相对而立，不承认俄罗斯文化的任何独特性和独立性，号召在同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生活传统基础的斗争中实现同西方文化的完全重新融合。当然，这个只具有异乎寻常政论性特点的“西方派”远构不成哲学的甚至是一般的体系。取代唯物主义和西方派的纯唯心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直至今天，由于提出任务的空前广泛和深刻，以及哲学发现的无所不包，距系统化依然无限遥远，如果一般说来这种系统化在这里是有可能实现的。甚至这一流派的最有成就哲学家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他的包罗万象的全部著作论述的都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按照洛帕京教授的说法，“也未留下完善的哲学体系，而只能说是体系的提纲，不过是为解决一系列单个问题的并非永远协调一致的草稿或特殊方法”。对另一位卓越的当代俄罗斯哲学代表者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依公爵（1862—1905，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朋友）应该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按照同一位作者的评价，即使在他这里我们所见到的“也只是体系的一般提纲”。但是这个“提纲”在哲学方面是如此深刻和引人，它如此成功而独特地被拟定出来，作者思索得如此深刻并阐述得如此细致充分，致使读者在阅读C.H.特鲁别茨科依公爵论述一般哲学问题的文章（他的最有价值著作论述的是历史—哲学问题）时虽然也受益匪浅；最后，对所提出问题进行相当广泛系统研究的是当代一些大学教授的著作，诸如H.洛斯基、C.弗朗克、И.拉普申、Г.切尔帕诺夫等。但是，这几位作者所遵循的规

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超越纯认识论、逻辑和十分温和的本体论的界限，他们顽固地恪守着这一规则。

Л.洛帕京和 С.阿列克谢耶夫（阿斯科利多夫）的世界观的特点在于具有更大的广度。但就连这些思想家对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宗教问题，也只是做了一般的论述，并且过于含糊不清。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欧洲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获取系统研究哲学成就的不利条件。不过是俄国更为突出地感受到哲学体系的缺乏。这其中可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问题不仅在于外部条件，首先更直接在于俄罗斯哲学思维的内部结构。在这方面，可以列举一些对俄罗斯思维和俄罗斯哲学本质的看法。

Н.别尔嘉耶夫以下述方式开始评述斯拉夫派最著名和最大哲学家的代表者 А.霍米亚科夫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理论（《А.С.霍米亚科夫》，1912）：

“斯拉夫派的奠基人并未给我们留下大部头的哲学论著，也未创造出体系。他们的哲学是不连贯的，传至我们的仅仅是满含深刻直觉的几篇文章。这也可能是某种天意。或许，这种哲学根本不构成体系。俄罗斯的哲学家以其信仰战胜了德国唯心主义和西方的抽象哲学，他们坚信，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从其深邃的底蕴产生出对存在的高度认识和哲学抽象推论的高级有机形式。最早的斯拉夫派曾经确信，俄罗斯忠实于基督教会的完整真理，因此摆脱了精神的唯理论的切割。俄罗斯哲学应该是圣父哲学的延续。这一哲学的最早直觉诞生于基利耶夫斯基的心中。霍米亚科夫即是它的最强有力的辩证法家。”

我在这里援引的是别尔嘉耶夫评论俄罗斯哲学的原话。别尔嘉耶夫是当代俄罗斯哲学思想的最杰出代表者之一。我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当今俄罗斯哲学思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而且一般说来，这个思想并未提出永远适宜于真正俄罗斯哲学以外的任务。

沃尔日斯基则在某种程度上从另一种观点评论了俄罗斯哲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世界文摘》，1906）。作者强调指出，他完全赞同前此援引的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没有完善哲学体系的评价，并指出，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俄国特殊思维的典型和天才代表者。继而作者写道：“俄罗斯的文献虽然缺少自成一格的哲学体系，然而却有异常丰富、独特、鲜明和生动的哲学思想。文学——这是真正的俄罗斯哲学……卓越的哲学著作溶合在这种政论之中，从对哲学史的学院派观点而言，它们湮没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和杂志的纷繁更迭之中。”

如果现在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俄罗斯哲学形式的总特征，那么可以提出如下这样几点：

1. 俄罗斯哲学同欧洲、主要是同德国哲学不同，不想把观点进行抽象的、纯理性的系统化。它是对存在、其隐含深层内容的纯内在、直觉、纯神秘主义理解。这种理解不诉诸逻辑概念和定义，而仅仅靠象征，靠形象，借助于想象力和内在生命的运动（Lebens Dynamik）来实现。

2. 俄罗斯哲学同现实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往往以政论的形式出现，发端于时代的总精神之中，带有它的全部精华和糟粕、全部快乐和痛苦及全部秩序和混乱。

因此，俄罗斯人之中很少有以哲学为主业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是有的，而且颇有天才，但往往要在小品文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一些政党的理论家中去寻找他们。

3. 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这种“生动性”相关，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是独具风格的俄罗斯哲学的宝库。在茹科夫斯基和果戈理的散文作品中，在丘切夫、费特、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中常常研究哲学的基本问题，当然是以它们所独有的俄罗斯的、仅仅是实践的、以生活为定向的形式来进行。而且这些问题在这里解决得如此成功，以致不抱成见和学识渊博的评论者不仅把这种解决办法称为“文学的”和

“艺术的”，而且称为哲学的和天才的。

II

对当代俄罗斯哲学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本质本身的认识过程，涉及到的不是纯形式的和外
在的方面。当代俄罗斯思想的代表者还从内部，从其哲学内容的观点来确定自己同欧洲哲学
的界限。在 B. 艾尔恩的著作《Г.С. 斯科沃罗达》（1912）中，我们发现了独具一格的俄罗
斯哲学及其本质的如下评价。

如果研究一下近代欧洲哲学的主要流派的全部历史，并注意到它发展的不太典型途径
（在这方面笛卡尔和康德对于近代哲学要比诸如伯麦和巴德尔典型得多），那么可以区分出
以下三种典型倾向：唯理论、无体论和非人格主义。

在近代哲学产生时期，理性作为整个世界观的基本原则而被提出来。近代哲学在同中世
纪的神秘主义的不断斗争中脱离了理智和意识的黑暗而混乱的基础，脱离了非理性的、创造
性的和宇宙滋养的土壤。在同这种神秘主义的斗争中它脱离了天空，脱离了理性的闪闪发光
的顶峰——它们高高地耸入极其幸福、心平气和的蔚蓝色天空之中。诗人和哲学家柏拉图、
但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近代哲学中形成了取代完整、不可分的逻各斯和民间音乐神话
的生动和谐的新理解，把诗歌视为纯粹的虚构和消遣，把自然视为非宗教的、机械的整体。
而在宗教尚未失去意义的地方，则极力对它进行唯理论观点的分析。对上帝存在的唯理论证
明，今天可能不会使教会学校的学生感到满意，然而，在当时，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这样的睿
智者却感到满足了。这就是唯理论。它几乎对整个近代哲学——不仅对法国的唯理论，而且
对英国的经验论——都是典型的，因为这里经验的成果也是由同一个理性加工的；它决定了
笛卡尔主义先天的品质。唯理论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黑格尔的泛理论，对康德和新康德主
义，以及 19 世纪末的所有多种多样实证主义形式都具有典型性。

西欧近代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倾向是第一个倾向的必然结果。既然理智是一切的基础，那
么便很清楚，处于这个理智界限和范围之外的一切便如累赘一般被丢弃了，仅仅被视为纯粹
的杜撰和人的主观构想。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成为无生命的和机械的，成为心灵的主观活
动。唯理论的一切致命后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否定存在（非存在 **неонизм**，由希腊语的
me-on 构成，不一存在），即无信仰。

第三个倾向也是第一个倾向的必然结果。个别的活生生个性的丰富内容是唯理论无法理
解的，后者有意识地拒绝这种丰富性，它以理智的范畴，并且，实质上是物质的范畴来思维。
正是这种“物质性”及其固有的全部机制和形式，在近代哲学和关于即将成为普遍知觉的学
说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非人格主义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之一。

我绝不认为这种对欧洲近代哲学的评价是充分的和准确的。还可以找到对于我们的宗旨
而言更为典型的其他特点。如想追求评价的完满，那么不仅可以举出这三个倾向，还可以列
举出近代哲学的一些其他基本倾向。但我觉得这个评价的基本思想是无可反对的，当我们把
这一西欧近代哲学同俄罗斯哲学相对比时，这一点就显得尤其鲜明。

西欧哲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俄罗斯哲学思想是基于希腊东正教的观念发展起来的，后者
在许多方面借鉴于希腊罗马时代。俄罗斯哲学把逻各斯置于一切的基础。理性是人的属性和
特点，而逻各斯属于形而上学和神明。

如果我们想在对上述问题做结论时尽可能简要地说明俄罗斯独特哲学的内外本质，那么
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概括：俄罗斯独具一格的哲学是西欧的理性同东方基督教的具体上帝人
的逻各斯间的不断斗争，是具体和生动的理智对宇宙非理性和深在奥秘的不断上升到新高度
的理解。

III

在一篇短文中要想对俄罗斯哲学家的学说做出充分的评价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列举几个例证。

首先我们想介绍一位 18 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他的生活和学说规避了西欧的传统，把我们引入独特的俄罗斯哲学的本质。这就是葛利高里·斯科沃罗达（1722—1794）。

Г.С.斯科沃罗达出生、生活和活动在小俄罗斯的一个地区，当时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十分贫瘠。斯科沃罗达手拄着拐杖走遍西欧的许多国家。他通晓多种语言，潜心研究哲学，精通希腊和教父哲学。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评语可以得知，这个人非同平常。他走街串巷，到处宣讲充满崇高精神的学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深知人生活的所有琐屑和偶然的事情。这是俄罗斯土壤上的真正的苏格拉底，绝不比希腊的苏格拉底逊色。他把唤起人的精神诞生和对它的哲学阐释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

斯科沃罗达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人本主义。认识只能通过人来完成。人是一个小宇宙。唯一的真正生命是人的心脏，它是这种认识的工具。认识自己——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谁能看出永远按对称分布的博大大地和天空的物质结构，如果他不能首先在自己微不足道的身躯上发现它？”人应该在自己的心中找到最后的准则，即认识和生活的依据。此外无处寻觅。

“丢掉幻影，去寻求真理罢，让无齿小儿去听信那些自然科学的童话故事好了。”

斯科沃罗达与启蒙时代和 18 世纪的唯理论针锋相对，提出一个关于“心”的人本主义学说。他继承了教会圣父的路线，幻想创造自己特殊的天主教科学，即一门普遍适用和万能的科学。它应该把人们引向幸福，并奠定理论和实践哲学的基础。

斯科沃罗达体系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这个特点十分重要，也是他的哲学的最独到之处之一。在现代艺术哲学象征主义产生一百多年以前，斯科沃罗达从他关于最高真理的人本主义准则出发，宣传了如下思想：“真理在智者锐利的目光下，不像在愚者眼中那样遥远而又模糊不清，它如同镜中的映像一般清晰。他们在看到它的活生生形象以后，便把它同各种非永存的形体相比拟。任何色彩描绘的玫瑰、百合和水仙花，都远不如它们在天庭和地上形象的灵魂构成的不可见上帝的真理那样生动、华丽。”理性只能创造呆板的公式，存在的活生生联系及其隐匿的本质不能借助于它们来理解。只有在形象中才能获取真正的认识。最初象征在宗教中曾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人们逐渐失去了对象征潜在本质的理解，而只抓住了它的外在暂时因素。斯科沃罗达指摘不善于识别象征、看不到真理的陈旧世俗的罪恶眼睛。

斯科沃罗达的人本主义的象征主义生发出了《圣经》的问题。《圣经》是斯科沃罗达所珍视、甚至钟情之物。在斯科沃罗达这里存在着三个世界：其一是巨大无垠的大宇宙；其二是属于人的小宇宙；其三是象征的世界——圣经。圣经的象征在我们笨拙的实践理智中启发出第二种理性。这种理性很精细，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用处女的纯洁明眸观察一切。因此，《圣经》是一棵常绿的果树，它的果实暗中造成了象征”。

那么，这个《圣经》，这个象征的和人本主义的自我认识所教导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人有两颗心——必死的心和永存的心，不圣洁的心和圣洁的心。当人深入到这个具有双重性的自然的深处并满心指望看到自己真正上帝的思想时，他便会感受到上帝的埃罗斯的全部力量。斯科沃罗达的部分为柏拉图、部分为圣经的关于爱神和灵魂再生的学说，也是他哲学的一大创造。

斯科沃罗达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学说并未同他卓越的人本主义观点相离逸。他是作为人来认识世界和上帝的，这种认识通过自我认识途程中的人来实现。正如人有两颗心一样，世界

也有两个本质——可见的本质和不可见的本质。

斯科沃罗达在这两种本质的划分中达到了彻底的二元论，即是说，达到了声名狼藉的柏拉图主义。然而，这个本体论的二元论在其内部借助于他的宗教一元论和万物复生的神秘主义学说而被消除了。人是要复活的，世界也要复生。

斯科沃罗达的神秘主义和实践精神同他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最紧密、最深刻地相联系。意志和理智在其关于上帝学说的深处是同一个东西，但在生活中它们被隔绝了，它们正拼命企图恢复原初的统一。意志是强大的，但又是盲目的；理智是明智的，但却是无力的。生活的目的在于回到家园，用理智明了一切，靠意志接近对真理的认识。

斯科沃罗达早在西欧哲学家大以前便已说出了他们的思想。例如，早在 18 世纪 50 年代，即在卢梭之前，斯科沃罗达的教育学中便宣讲了回到自然的原则，而且他这样做绝非偶然，同他的理论观点完全相符。他在欧洲第一个对法国启蒙主义人为地划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不要妨碍它（自然），如果可能，要为其消除障碍，就像扫清道路：实际上它本身就在干净利索地做这一切……你不要教苹果树生苹果，它自己的天性已经教会了它……教师和医生并非真是教师和医生，他们不过是医院和学校的唯一和真正自然的服务者。

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然呢？这就是他的心。这里也应该强调斯沃罗达的天才，他扬弃了西欧哲学发展的许多阶段，没有重复它的唯理论和其他特点。

IV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把理性同逻各斯的冲突作为俄罗斯哲学的最典型特征提出来。自然，每一位思想家对这种冲突都有自己的感受。不久我们发现，占据首位的时而是理性，时而是逻各斯，时而又“理智”的否定方面——抽象的唯理论，时而是“言词”的否定方面——失去原则、含糊不清和不合逻辑的神秘主义。

俄罗斯思维的取之不尽的深刻直觉——其深处进行着东正教东方基督教的认识同西欧近代哲学的斗争——，在斯科沃罗达的学说中只是刚刚开始得以表现，虽然在他这里它们是独特而伟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自然至今仍未得到完全的揭示。通向它们的道路在当代真理探索者的面前伸展开去，消逝在无限湮远的远方。在认识地道俄罗斯思维的深度的途中，在斯科沃罗达之后我们可以见到斯拉夫派和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一系列天才的学生和朋友。

斯拉夫派和索洛维约夫从两个完全相对的立场来看待俄罗斯哲学的基本问题、内在功绩和借助逻各斯消除混乱的问题。斯拉夫派从“东方和西方”相对照的角度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其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观察中，他们没有超越原有的俄罗斯精神，呼吸着浪漫化的老爷领地上的理想空气，没有离开他们感到无比亲近的土壤。斯拉夫派是在俄罗斯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由俄罗斯土地所创造，充满了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土地的精神，同土地牢牢地联结在一起，什么力量也不能使之毫无损害地同土地分开。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他的所有学生—同时代人同土地十分亲近，绝对遵从土地母亲的启示。但同时，正当斯拉夫派在自己古老的地主庄园里感到颇为舒适、把俄罗斯历史的莫斯科阶段几乎视为上帝在地上的统治之时，当代俄罗斯哲学思想却失去了对这个舒适的浪漫主义的信心，失去了对古老俄罗斯理想化的信心。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学生充满了世界末日的惶恐和期望。他们从来就满怀着末日的神秘恐惧、对徒劳无益的奋斗的末世论预感及对世界命运的提坦神式的忧患。古代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和末世的悲观预感——这就是我们在 19 世纪见到的独特俄罗斯哲学主要流派的始末。在斯拉夫派产生之前，也就是 40 年代以前，我国独立的俄罗斯

哲学并未遵循一贯的路线发展。只有 18 世纪的斯科沃罗达不自觉地成了独特俄罗斯哲学的预言者。俄国 18 世纪的其他一切都是外来的和无机的。在此很早以前有机的发展便中断了。彼得大帝以西欧为榜样进行的强有力改革，早已终止了旧莫斯科宗教和生活发展的有机道路。从此，俄罗斯人所接受和表面掌握的便完全是外国的东西。例如，他们只是十分表面地掌握了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流派有什么稍有名气的思想家。就连 18 世纪的俄国伏尔泰派思想和 19 世纪的神秘主义也是外来的，是与俄国并无有机联系的现象。最早的有机俄罗斯的哲学不像 18 世纪斯科沃罗达的哲学那样独立，它不仅接受了东正教和基督教的思维方法，而且成了后来整个俄罗斯哲学的范例，这就是斯拉夫派的哲学。

斯拉夫派产生于德国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那个浪漫主义运动中。他们用有机的和历史的方法武装自己，把这做为所有哲学、尤其是民族哲学的必不可少方法。斯拉夫派首先表达了俄罗斯人民精神和东方正统思想宗教经验的内在综合。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广泛地掌握了西方文化，首先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学说。

自然，我们不可能详细地研究斯拉夫派的学说，但必须谈谈 A.霍米亚科夫的哲学，他同 И.基列耶夫斯基是斯拉夫主义的奠基人和首领。

霍米亚科夫和伊万·基列耶夫斯基的认识论建立在对统一、不可分割精神生活论述的基础上。伊万·基列耶夫斯基断言，西方各族人民“在西方教义形成初期就产生了分裂，最初发展了宗教内部的经院哲学，继而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最后得到发展的是宗教以外的哲学。最早的唯理论者是经院派，其后继者被称为黑格尔学派。”

斯拉夫派的认识论相应地来自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霍米亚科夫不仅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错误——把活生生的存在与概念相等同，而且预见到这个错误必然导致的致命后果。他异常清晰和明确地预言并概括了从黑格尔的抽象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依照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的看法，德国的唯心主义是新教的产物。德国因脱离教会的活生生机构而失去了精神生活的统一。

与这种稚弱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对，霍米亚科夫宣扬全教会的，即宗教的认识论。他认为，自我认证的精神是软弱无力的，它将走向自身的毁灭和消亡。处于同贯通一切的理性与道德的和谐一致中的理智和意志则构成一切的基础。霍米亚科夫把宗教交往和爱视为认识的真正标准。

斯拉夫派和一般俄罗斯哲学关于宗教是每一门知识的真正源泉和条件的学说，同西方关于宗教、理性直观、健康人的理性及感觉的学说也毫无共同之处，用洛帕京教授的说法，符合所有这些西方概念的基本上是更为局限和更加专门的内容。例如，在谢林那里，理性直观简直同纯粹自我认识行为相吻合，其中我们的“我”高出所有相对的和终极的事物，它发现了自己的绝对本质，这种绝对本质同时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内在现实。再者，西方的宗教学说极其重视神的准确无误启示同抽象理智和经验主义的结论间的对立。这种观点对于诸如这一流派的雅各比的学说十分典型。俄罗斯的哲学家则把宗教视为整个哲学的根据，其中综合并融入了知识的一些个别成分，包括纯粹的唯理论。

这个整体精神的认识论便是如此。对它的完整理解是：“再创造，即把理解了的道理转化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事实。”意志能够真正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真理和谎言区分开。“当自由作为力量的积极表现时，它便是意志。”

意志也同样清楚地显现在创造活动中，如同信念在表现感受性时得以显现、理智在完善的意识中得以显现一样。“必然性只是他人的意志”。有意志的自由理智是整个世界观的中心。

霍米亚科夫基于有意志理智的整个学说试图赋予教会正确的概念。按照他的朋友、学生和同时代研究者的看法，霍米亚科夫提供了东正教神学的第一个正确的教会的定义。“我承

认、服从它并被降服了——因此我不信仰它。”“教会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体系，也不是机关。教会是有生命的机体，是真理和爱的机体，或更确切些说，是作为机体的真理和爱。”霍米亚科夫的思维是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似乎在任何另一个俄罗斯人那里都见不到他所拥有思维的这种自由。

“教会不是权威，如同上帝不是权威、基督不是权威一样；因为权威对于我们仅仅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我说它不是权威，而是真理，并且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他的内心生活。”“基督教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本身的自由……我承认基督教会比基督教徒更为自由；因为基督教（新教）承认圣书是绝对权威，而对于人它仅是外在的权威；教会承认圣书是它的确证，并把它视为教会生命的内在事实。所以，如果认为教会要求被迫的一致或被迫的听从，那是十分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这正是它所厌恶的，因为在信仰问题上被迫的一致是谎言，被迫的听从是死亡”。关于教会的这个新概念的论理论是如此深刻和崇高，然而，霍米亚科夫对天主教的态度又是如此不公正。他在天主教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唯理论和法律的形式主义，并未深入到天主教和新教的奥秘之中。因此，西方教义的许多方面对于他都是未知的，虽然，他也抓住并颇为尖锐和充分地感受到了许多东西，诸如唯理论的无疑存在的因素。

斯拉夫派在俄罗斯文学中基本上被视为政论家和社会学家。只有今天才为斯拉夫派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评论家的社会见解在俄罗斯文学批评中一向具有巨大的意义，文学本身在俄罗斯思想中承担了政论和哲学的职能。也许，应该在文学近来所处的窘境中为这种现象寻找原因和辩解。但不管怎样，过去往往把斯拉夫派视为反革命，最好也不过视为保守的政论家。斯拉夫派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未被理解，而且当时也不可能被理解。今天我们清楚了，斯拉夫派的哲学史和社会学仅仅是上面提及的关于一致精神、教会和认识的一般理论有机学说的完成。霍米亚科夫的哲学史把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全部力量划分为两个基本种类——自由和自由精神的宗教必然性和服从尘世规律的宗教。前者最鲜明地表现在东正教盛行的东方，而后者表现在天主教盛行的西方。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其中有许多天真和未加批判的东西，但是，在他的许多单个论述中可以感到无可批驳的直觉的确切性，不能用任何科学手段来驳斥它。霍米亚科夫关于俄罗斯救世主降临说的学说就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天才的直觉性，另一方面是天真的浪漫性。但是这些学说本身对于我们并不十分重要，尽管它是霍米亚科夫的哲学的精萃。

V

上面我们谈到，斯拉夫主义是古代的民族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斯拉夫派令人感到平和、稳健和不可动摇的韧性。

我们当今的时代则完全不同。在斯拉夫派生活的时代里，土地所有者的平静乡村生活几乎完全崩溃，同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更加疏远，慈善的旧东正教陷入困顿和衰落。所有的人都到西欧去学习，思维和政权都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十分压抑。一个令人感到沉重的可怕时期到来了，这是一个刚刚预感到某种末世启示的时期。如前所述，除了心灵、个性和内在“功绩”，俄罗斯哲学从未研究过任何其他问题。现在这个心灵，这个个性和这个内在行动在神秘主义的恐惧和对末日的恐怖中战栗了。这个新世界观的辉煌的中心人物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向我们显示出对蕴含着整个存在根基的那种生活深度的认识，令人听到对为时不远的世界末日的直接预言。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谈及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这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我们将要谈的是这一新的俄罗斯末世论世界观的哲学，是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

阐述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学说是一个责任重大、艰巨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而索洛维约夫正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还表现在他的哲学中。如果我

们现在就开始谈论索洛维约夫哲学发展的阶段或者他的体系的不平衡性，那便扯得太远了。这里我们仅想谈谈他学说中最主要的东西。

如若我们想避开一些个别问题而试图提出索洛维约夫的主要哲学思想，那么，这可能是精神物质的思想。由此可以总结出索洛维约夫的所有其他基本思想，其中最卓越的是大一统和上帝人、物质和精神的改观和作为基督物质体现的教会的思想。索洛维约夫相信物质和物的神圣、纯净和美。当然，在对神圣肉体、土地母亲和上帝的物质的兴高采烈地崇拜方面，他同斯拉夫派相去甚远，也同所有一般地对世界的心平气和的赞赏相去甚远。如果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对基督作为上帝人的信仰，那么，真正的自然主义，依据索洛维约夫的看法，就是对上帝-物质的信仰。现实的物质和物是最纯净和不受影响的世界灵魂的独立存在，它们失去了后者的神圣，但是保存了大一统的因素，因此，即使现在，它们也是生活的基础。禁欲不是消灭肉体，而只是通过肉体实现的精神的提高，是肉体的复生、净化和驯服。物质不配作上帝人的精神所在。我们现在称为思想的是非物质和无生命的，而我们称为肉体 and 物质的，是罪恶的和无意义的。但是世界的复活和理想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纯粹精神的主宰，并且永远也不会有这种主宰。思想的内容没有物质、肉体是不可能完满的，善德本身没有物质和肉体也不会完满。整个自然，所有的生物都期待着复活、复兴和改观。物质的充分精神化和思想的完全物质化便是这种改观。物质和物体在净化了的辉煌形式中复活以后将成为善德和真理的真正形式。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能够看到物质的精神化和思想的物质化。在无机物进化的过程中已发生劣等黑色自行分解物质的改观，例如煤变成钻石（须知，它们的化学成分是相同的）。在有机的和人的世界中我们也看到物质的逐渐变化，物质原理的精神化。例如，从灰暗的浓云能够变成闪耀着不朽巨星的蔚蓝天空，——这颗美妙的金光闪耀的巨星是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象征，——从令人厌恶的原始的黏液能够演化出女人形体的美。我们在艺术中也能见到思想同物质的不断斗争。我们的尘世美企图把世界的恶破坏了的实际部分统一起来，巩固、改造和净化其联系并在包罗万象的大一统中确证这种联系。这种斗争已经超越了上述范围，最终必将实现恶与被破坏的存在的完全彻底和总的重新统一：死者的复活，肉体的复生，和整个世界的超度和净化。

索洛维约夫学说的最一般和基本的形式就是这样。可见，这是关于精神物质属性的学说，是关于借助上帝人的功勋战胜世界罪恶的学说，和关于奠定和创建无所不包大一统的学说。这个哲学的某些特点，首先是纯理论的特点，即主要是指理论认识的方面，是我们想要特别提出的。

显而易见，对于索洛维约夫，认识论和乃至本体论本身绝对没有独立意义。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俄罗斯哲学家。他的理论认识和本体论探索是在宗教和深入的心理内容中发展的。索洛维约夫在其《抽象原理批评》中着手进行理论-认识研究，以便解决下述问题：第一，上帝的真正存在；第二，人或者他的不朽的永存；第三，人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宗教思维的生与死以及人的存在的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提出了真知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事先已经有了对真理的初步概念，否则便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十分清楚，依照这种概念，只能赋予真理以形式的特征，亦即绝对的现实性和绝对的合理性。但如果对现有的认识形式，即抽象—经验的形式——科学，和抽象-理性的形式——哲学采用这些标准，那么十分显然，认识的第一种方法仅仅具有相对的现实性，而第二种方法仅仅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两者都是我的大写“我”的主观活动的产物，都不能为这里所发生的是真正的和绝对的认识提供任何保证。经验主义认识的事实同这种认识的形式同样主观。为理性范畴寻找经验主义资料的依据，只是主观的智力游戏。因此，我们或者陷入完全拒绝知识的彻底怀疑主义，或者不得不寻找新的、较少主观主义和抽象的认识源泉。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面前展开的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真理确实存在，那么，它应该由什么来判定？绝对不应以我们对它的态度来判定。

恰恰相反，植根于我们情感或思维之中的对物的态度，要想获取真理性，只能取决于物本身的绝对真实性。如果我们对一个物品的感知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感知便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感知，因为任何感知本身都是唯一的和偶然的，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同真实的物品发生了实际的关系。因此，要想获得真知，必须要求物的存在及其与认识主体的实际关系。真理首先是存在着的東西。但是物又各有不同，所以，只有当它们属于对其自身也是真实的同一统一体，它们才可能是真理。但就连这个统一体也不是真理，因为它否定了众多、不能将其包含于自身，而统一中的众多才是一切。可见，只有切实的统一或者大一统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真理。因此，真理是存在的，真理是一切，真理是统一。认识的真实客体是拥有存在的大一统。然而，怎样才能知晓真正存在的物呢？

可以知晓——这是事实。“自在之物”和现象——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缺一不可。自在之物是真正的存在，不仅是可认识的，而且一般来说是唯一能被认识的。如果注意到，一般存在的東西或者是现实的存在，抑或是它的现象，那么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实际存在的认识并不意味着感知中或概念中的认识。对存在的所有证实，例如对上帝存在的证实，不会引出任何结论，这一切都可归为因果律，而这仅仅是认识的主观形式，并且这些证明仅对大概的论述有意义，还不是可靠的证明。但是，还存在我们的知识的另一个源泉，索洛维约夫称其为直接感觉。

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对真正存在本身的直接感知，我们的思想才成为思想，感知才成为对某种物的感知。认识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在这种武断的神秘主义中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根据。认识的主要事实既不在于感知，也不在概念之中，按其本质，它是神秘主义的事实。这种神秘主义知识的第一个表现是信仰，它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感知和概念所针对的那个客体的实际存在。但是信仰还只是知识的开端。除主体的观念本质同其他物品的观念本质的联系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观照，和这些物品的一定意义。这是概念，是神秘主义知识的第二个表现。它告诉主体，确定的客体是什么，即向他传达物的意义。最后，我们被外部印象激发的理智把这种隐含在精神深处的意义在健旺的意识的表面打上烙印，以物质材料和我们的感知把它体现出来。这便是我们精神的创造行动（神秘主义知识的第三个表现），是把内在感受变为客体的概括知识。

索洛维约夫直接用对我们意识和认识结构的这种阐释来解决上帝存在的问题。上帝正是人以直感感知的那个真正的大一统。绝对，或者上帝——是个别的，同时又是万能上帝的机体，或如索洛维约夫所称的永恒的基督。任何一个机体中都表现出两种统一，一方面是行动的和创造的因素，诸如有机自然界中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如人体这样的派生的统一。基督的情形也是如此，基督作为上帝的机体也存在着两种统一：逻各斯本身的统一和索菲亚或永远处于基督中的理想完善人类的统一。索菲亚是逻各斯的必然体现和所在，是上帝的永恒躯体和世界的永恒灵魂，是上帝的永恒保护。每一个个人在上帝人学说中都是永恒的。在时间中产生的一切也应该在时间中消失。但人并非在时间中产生，在他的肉体出现在世界上以前，他一直处于索菲亚之中。人的这种超世界的存在绝对地保证了他的自由。

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中，可以为上帝的存在、自由和人的不朽这三个伟大的真理找到辩解和诠释。

一个理想的人同时应该是个性化的和万应的造物。人在从上帝生命永恒统一中独立出来之前就是这样，那就是“原始人”。人在降生尘世以前处于上帝的生命之中，曾经是上帝同非创造的自然间的联系，是绝对统一与混乱的多样间的联系，是世界的灵魂和上帝的保护。但是这种万物的尘世前的联系只是上帝万能的产物。因为上帝不仅是万能的，还是慈爱的，所以他不仅希望一切都存在于一个上帝之中，而且也希望一个，即上帝，存在于一切之中。他希望有一个自由的大一统，希望自然界的混杂自动地与上帝重归一本，因此上帝赋予混乱与他重归一体的自由。这样一来，已造成的世界的统一解体了，变成了原子的机械存在，世

界灵魂作为一切的中心已感不足，世界的机体命中注定地被分割成自私的状态。这原因便是恶，所造成的结果是痛苦。可见，世界自然的出现是脱离实际的恶的产物。

然而，在陷入罪恶以后，上帝的统一——逻各斯和人的索菲亚，也同世界灵魂、人类的榜样和重归统一的诸多或者大一统一样，并未彻底分离开。即使在陷入罪恶之后世界灵魂也同逻各斯相联系。由此发生了世界过程，其中逐渐产生了万应的人—上帝的机体，而且逻各斯一形式成为积极的男性因素，而灵魂—物质成为消极的女性因素。世界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分为三个等级的宇宙进化过程：整个世界引力的统一，无重量物理力量（温度，光，电）的统一和动物力量的统一。可见，这里发生的是世界的自然界从混沌向宇宙的转化和为人类出现创造必要条件的准备。世界进化的第二阶段是从人类出现开始的历史过程，此时不仅混沌转化成为宇宙，而且还开始了宇宙内部的改造，因为人的创造至少是理想的，它在意识中同上帝重新联结在一起。这样一来人就成为解放自然的伟业和它同上帝重归一体的中介。上帝一人的过程是最后的完成，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倒数第二个等级。人类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绝对的改观和同上帝的重归一体。我们的哲学家特别关注的是爱这个人身上存在的神秘主义原理。它能够战胜个人之间产生的纷扰，在整个大一统中把他们重新结成一体。爱存在于人们的重新结合之中，并通过他们传至所有的万物。爱应该实现三种重新结合：它应该使个人复原，真正加强他与他的自然补充——女人——的结合；其二，它应该复原社会的人，使他同社会牢固、可靠地结成一体；第三，它应该复原万能的人，造成他的内里与整个世界自然的有机统一，以及与有机人体的统一。

在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中，我们可以见到古今大思想家的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教父哲学、诺斯替派、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独特的俄罗斯世界观和俄罗斯哲学、神秘主义和唯理论的不同因素的有机融合。虽然这个异常统一的唯理论哲学吸收了如此众多的不同因素，它却被内在的火焰烤得火热，要想把这种火焰在我们这篇简短和不免失之概括式的论述中传达出来是不可能的。在《爱的含义》一文中索洛维约夫更多地是一个预言家，而不是学者和哲学家。这种内在的热情无法传达，读者只能在这部充满高尚精神的作品中自己去深入地感受。《三次谈话》更富有寓言意味，其中提出了整个世界的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受到独特描绘的世界末日论的崇高和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中得到解决。我感到，只有俄罗斯人，或者像对自己的文化那样热爱和理解俄罗斯文化的人，才能理解索洛维约夫这部预言性著述的精神和风格。把这种著作翻译成外文免不了出现野蛮的歪曲。

VI

整个索洛维约夫在他自己的世界末日预感的火焰和恐怖中燃烧殆尽。在这里，他是一些严肃和认真的俄罗斯思想家的领袖。在这些思想家中应该指出的是 C.H. 布尔加科夫和 H.A. 别尔嘉耶夫。

从布尔加科夫的著作《亘古不灭之光。直观和思辩》可勾画出他的哲学活动的总图景。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相当详细地阐述了宗教意识的本质，并阐述了在反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微不足道的学说，世界的万物和造物的“索菲亚”性，第一个亚当（犹太卡巴拉的意义），第二个亚当或上帝的化身，经济、艺术和人类历史的政权的神秘意义，神权政治，驱赶鬼神的法术和世界的终结。

在别尔嘉耶夫的全部哲学中，具有最大意义的是他的《论创造的意义。人得到证实的经验》一书。书中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关于创造行为的概念的基础上，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了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国家，婚姻，家庭，艺术等等。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是渗透了来自索洛维约夫诺斯替教及其辩证法的世界末日神秘论的斯拉夫派。

俄罗斯哲学的多样性和多面性不允许划分类别和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上面我们列举了“理论”哲学思维的例证。我们看到，在俄罗斯的哲学中，“理论”也一向同实践相联系，

同内在功绩相联系。德国学者专注于体系，不了解俄国哲学，即使他们了解了它，也未必致力于对它的研究。俄罗斯人自身对自己哲学家的研究就不多，而且不情愿，他们不善于建构体系和体系的历史。俄罗斯人多半善于感受自己的哲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哲学家了解得甚少，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的哲学思想缺少理论研究和描述。本文的任务即在于阐明独到的俄罗斯哲学，并列举出它用以论述的典型方法的例证。与此同时，笔者还将概括地指出至今俄罗斯固有哲学发展的方向，这种哲学为起始于斯拉夫派的田园诗式浪漫主义到当今的世界末日论哲学敷设了道路。至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即对俄罗斯世界观本身固有基本类型的确认和描述，那是遥远未来的任务。

至今我一直在说独特的俄罗斯哲学，就是这种在西方没有雷同的哲学。在结尾部分我想简要地谈谈从西方借鉴和改造成西方式哲学的俄罗斯哲学。这个哲学的产生不能早于 1755 年俄国第一座大学——莫斯科大学创立之前。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中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已广为流传。它的智慧和新颖令人赞叹。然而，它却未能在俄罗斯土壤上扎下深根。在 18 世纪的俄罗斯人那里“伏尔泰的信徒”的含义更接近于日常生活，而不是哲学：伏尔泰的信徒所指的不过是有自由思想的人，倾向于唯物主义和伦理感觉论。早在 19 世纪之初莫斯科大学就教授了哲学，当时只有范围极小的专家通晓它。它们的匆匆退出舞台证明了伏尔泰主义和法国启蒙主义的外在和表面意义。在西方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对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的模仿。其中，费希特流传的范围最小，而谢林最广为人知。众所周知，伴随着亚历山大一世王权终止的是残酷的政治反动。因此，当时俄国大学里哲学的处境尤其严峻。有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教授不得不以农业课的名义讲授这门课程。到 1863 年，俄国大学中哲学的处境已不堪容忍，有时这门科学甚至完全不能讲授，并把教授流放到国外。1863 年以后，由于实行了大学的新规章，哲学的状况大为好转。60 年代，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德国广泛流行，60-70 年代这些流派在俄国也蓬勃发展起来，依照旧俄国的习惯，它们在这里得到了完全实际的表现（例如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典型的表现）。最终，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列夫·洛帕京、H.斯特拉霍夫、Ю.萨马林、尤尔克维奇等的著作为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20 世纪俄国的唯物主义成了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的丑陋世界观，起主导作用的哲学家们认为这种唯物主义既幼稚又落后。几乎西方所有流派在当代不独立的俄罗斯哲学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代表者。

这里我们还想提及阿列克谢耶夫（即阿斯科利多夫）。他在《思想和现实》一书及许多文章中采取了介乎西方经典和俄罗斯固有哲学之间的立场。他批评了舒柏、新康德主义者、胡塞尔和俄罗斯哲学家洛斯基的学说。在阿列克谢耶夫本人的观点中，他所依据的是以纯粹经验作为认识纯前结构的质的根据的学说，这种质的根据拥有后者不可认识和不合逻辑的表达方式。

俄国新康德主义的著名代表者是彼得格勒大学教授亚历山大·符维坚斯基。他的著作《以批判哲学原则为基础的物质论构成经验》名扬国外。在他的《哲学批判主义的简单新证据》一书中，符维坚斯基教授基于对逻辑思维规律的分析得出了结论：无法证明我们思维的形式能够附着于自在之物。这使他有别于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在《精神化的界限和特征》一书中，他以俄罗斯新康德主义的独特变种——理论唯我论——的代表者而出现。他在这里证明，除自身以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可能否定内心生活的存在，而把他人的“精神”视为纯物质过程的产物。在经验领域中无法驳斥这样的怀疑论者。

И.И.拉普申教授也是新康德主义的一大代表者（著有《思维的规律和认识的形式》）。在当代俄罗斯的直觉主义中占有一席突出地位的是 Н.О.洛斯基，他的著述《从主义论观点论心理学基本学说》和《直觉主义论证》还译成了德文。其中对前康德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教义前提以及康德本人的哲学做了出色的评价。洛斯基得出了下述结论：知识的客体在认识过程中完全消失；知识是同其他体验相比较的体验；对超验世界的认识也与对现象世界的认识

同样直接。

还不能不提及切尔帕诺夫教授，他是源于康德认识论的观点的代表者（著有《与臆断性和先天性相关的空间感知问题》），同时他还参加了反唯物主义的斗争（《脑和心》）。

俄罗斯的固有哲学为俄国培养了天才的思想家，在处于西方影响下和以极端无成果为特征（它几乎未超出认识论的范围）的俄罗斯哲学中，也有许多天才人物。应该寄托这样的希望：引进哲学的代表者将抛弃抽象性和无所做为，承认伟大俄罗斯的逻各斯的问题。当然，这会引引起理智与逻各斯的一场大斗争，这在某些独具特色的俄罗斯哲学家的学说中已经得到了反映。末世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已经接近了新的发现，也可能是这个发现的新结晶，即新定理。一切真正的俄罗斯人都对此怀有希望。

我们这样想象着独立而好模仿的俄罗斯哲学的未来。

附注

1 本文刊于苏联出版的简报、《20 世纪和世界》1988 年第 3 期上。

收稿日期：2007-12-26

作者简介：金亚娜（1941 -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现任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俄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刘 锐]